

与新年书

(外一首)

■ 桂少云

365天的长途，又将抵达终点
我们来不及盘点旧事
又要换车
赶往下一站
人生匆忙，日子刚冒出新绿
身后又落叶一片
岁月像翻跟斗
不知不觉，我就跌出了中年

与夕阳靠近
留下的一点光阴
我该如何去精打细算
写作读书健身旅行
把生活搬上搬下
都应列入首选

说话间，时光又短几十
还是揣一颗童心
上路吧
做一个人间匆匆过客
不与时间掰手腕
只管挥一挥鞭
紧跟在一群追风少年后面
奔向下一个春天

最后一页日历

像一片雪花，今夜悄然飘落
融化在我的视野里
新年，又将露出娃娃脸
那浅浅酒窝
比诗里的春天三姐妹还美

没有比一月
更鲜嫩的季节了
我将随缓缓流动的光阴
在最美的山水间，一个人走
走停停

尽管寒气在阳光下
还没夹起小尾巴
但季节
已呈现竹笋破土的朝气

坐在家乡的小河边
我将以流水为弦
在鸟雀叽叽喳喳的伴奏下
再弹一首春的序曲

盘点 2025

■ 周霜洁

打开2025年的账本
三百六十五页的记忆
你看，这一页，有点泪痕
这一页，记着几声欢笑
这一天，我欠下母亲
一个充满歉意的拥抱
那一日，我得到儿子
一句最深情的告白
坐下来，清点资产
不过是，不足百平的蜗居
小树一样茁壮成长的孩子
还有一堆碗碟盆
我知道，其实我负债更多
面对母亲脸上岁月犁开的沟壑

我欠一次次的感恩
面对道路上的雾霭和曲折
我欠下一次的探索
盘点2025，我知道
健康的身体，快乐的笑容
你们的平安，就是我
人生最丰盈的收获



冬日里的阳光。蒙海龙 作

新年，是时间写给世界的诗

做成照亮前路的油灯。
所谓“辞旧迎新”，不过是把过往揉碎，

□ 范学凤



大红灯笼枝头挂。蒙海龙 作

当第一缕晨光穿过窗棂，在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影，新年的钟声便从遥远的云端传来。它不像旧岁那样带着疲惫，而是轻盈得像一片初雪，落在每个人的睫毛上，化作一滴温热的泪，那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晶莹的告别礼。

站在岁末的门槛上，看风把日历最后一页吹得猎猎作响。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群即将远行的候鸟，扑棱着翅膀，从指缝间掠过。它们带走了什么？是未完成的遗憾，还是悄悄生长的欢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钟声响起时，大地的草木也会舒展开来，像被春风熨平的河床。

新年的空气里，总飘着一种奇异的甜。不是糖果的腻，不是花朵

的香，而是那种让小孩相信袜子会变成礼物，让老人相信白发能开出花的，那种叫“可能”的味道。它藏在菜市场此起彼伏的吆喝里，藏在母亲蒸年糕时腾起的白雾里，甚至藏在父亲贴歪的春联里。这些琐碎的，滚烫的，带着人间烟火的，才是新年真正的底色。

厨房传来“嗞嗞”一声，热油遇见了葱花，整个屋子瞬间活了过来。母亲的手在面团上跳舞，面粉沾在她的眉梢，她哼着走调的小曲，把对未来的期许都揉进了面里。

父亲坐在门槛上磨菜刀，霍霍的声音里，仿佛他磨的不是刀，而是即将劈开混沌的闪电。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成了新年最动人的序曲。

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时，我正在阳台看烟花。它们一朵接一朵地炸开，像无数颗流星在夜空闪烁。最绚烂的那朵，恰好落在对面老楼的屋顶上，照亮了瓦缝里几丛野草。那一刻我突然懂了：所谓“新气象”，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改变，



□ 杨文力

夜空绽放的烟花。蒙海龙 作

妥帖地藏进记忆的褶皱里。清晰时，如昨日重现；模糊时，又像隔着一层薄纱，慢慢淡出了寻常的烟火日子。这一年里刷过的民生新闻、攒下的外出车票、深夜灯下改了又改的文稿，都成了时光的信物，静静躺在岁月的抽屉里。

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经过的往事，都在时光流转里慢慢沉淀。有的相逢还能续写，有的离别却成了永远。一路走来才懂得，唯有自己，是那个永远不离不弃的伴。吃过生活的苦，品过家人围坐的甜，都一刻在心里，成了生命里最真实的底色。应该

明白，最珍贵的从不是遥不可及的虚妄，而是握在掌心的当下，是眼前尚未离去的温暖。2025年的我，没有变得格外优秀，也没有格外走运，可这，不正是普通人最真实的写照吗？

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安放身心，在朝暮奔波的忙碌里，认领属于自己的生活与人生。过往的遗憾，早该在岁月里释怀；那些微不足道的成绩，却成了心底的底气，让我在新的一年里，多了几分积极与自信。来时的路，无论光明坦荡，还是坎坷幽暗，都挡不住我奔赴春天的脚步。过去的已然尘埃

落定，时光从不会为谁回头，可细想来，每时每刻，又何尝不是最好的时光？与新的岁月相约吧，继续做那些热爱的事，一步一步，稳稳地走。

老槐树在寒风里静候春意，衰草也在泥土上积蓄着力量，待来年，便要萋萋满天涯。时光的长河，载着草木的荣枯缓缓向前，而我们，又何尝不像一株植物？在时光里扎根、生长，沐过暖阳，也经过雨雪，终于在岁月的淬炼里，慢慢变得坚韧。哪怕平凡如尘，也藏着不为人知的期许，也会迎着风、向着光，努力向上生长。

和新年相约，等待春风吹过街巷，迎春花缀满金黄。与街边的国槐、悬铃木一起，站在暖阳里，迎接春归。阳光大片大片地泼洒下来，亮堂堂、暖洋洋的，这日光，像一双温柔的手，把新鲜明媚的时光熨烫平整，慷慨地赠予每一个奔赴生活的人。不管2025年的行囊里装着的是欢喜还是遗憾，当新年的金色阳光漫过肩头，总会忍不住敞开心扉，寻回最真实的自己。看清脚下的路，把过往的心情轻轻放下，换上崭新的模样，大步走向更好的明天。

辞旧岁，迎新年。愿2025年的艰辛，都化作来日的好运；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2026年里，前路漫漫，皆为坦途。

□ 周玲

父亲的元旦记事簿

□ 董宁

元旦的清晨，我推开老家的木门，父亲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他手里捧着个蓝布封面的本子，指尖在纸页上轻轻摩挲，那是父亲的记事簿。“回来了？正好，看看这个。”父亲抬头，眼角的皱纹里带着笑意。本子的纸页已经泛黄，上面是父亲工整的字迹，翻到最后几页，全是关于元旦的记录。

“1998年元旦，丫头要红围巾，赶集没买到，织了一条。”看到这句话，我鼻尖一酸。那年我八岁，羡慕同学的红围巾。父亲常年在工地干活，手粗得布满老茧，可他偷偷找邻居学织围巾，手指被毛线针戳出好几个小伤口。元旦那天清晨，我枕边多了条枣红色围巾，毛线有些粗糙，却暖得能焐热整个冬天。

“2005年元旦，丫头第一次离家上学，送她到车站，塞了两盒晕车药。”那年我去外地读高中，是第一次离开家。“食堂的菜可能不合口味，带了罐你爱吃的咸菜。”……他絮絮叨叨说着，把装着咸菜和衣物的袋子递过来。

“2012年元旦，丫头带对象回家，买了鱼和排骨，炖了一锅汤。”那天是我第一次带爱人回家。父亲一大早就去菜市场，挑了最新鲜的鱼。鱼

炖得鲜嫩，排骨汤飘着香，吃饭时，他不停地给爱人夹菜。记事簿上，除了菜名，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2018年元旦，孙女出生，添了新成员，买了红袜子。”女儿出生那天，正好是元旦。父亲赶到医院时，手里攥着两双红袜子。“新年添丁，讨个好彩头。”本子上，还画了个小小的脚印。

翻到最新一页：“2025年元旦，丫头一家回来，打扫院子，晒被子，买了橙子和核桃。”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记事簿上。孩子围着父亲叽叽喳喳地问东问西。“姥爷，你本子上还记了什么呀？”父亲笑着翻开本子，指着上面的字迹：“记着我们家的好日子。”那些简单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深厚的情意。

新年祥瑞的时光里，我们围坐在院子里。“新的一年，平平安安就好。”他望着我们，眼里满是满足。我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忽然明白，父亲的记事簿，记的从来不是琐事。那是他对这个家最深的眷恋，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牵挂。新的一年，日子会继续往前走。父亲的记事簿，也会添上新的篇章。而那些藏在纸页里的爱，会像冬日的暖阳，照亮我们往后的每一个日子。

而是这些野草般的，在裂缝里也要生长的倔强。

我回到书桌前，给去年的自己写了一封信。信纸是母亲裁的红纸，墨是父亲磨的松烟。我写道：“谢谢你把日子过得像一张揉皱的纸，却还在努力熨平每一页纸。”写到第二页时，窗外飘起了雪，雪片落在信纸上，润开成小小的圆，像未干的泪痕。我知道，那是时间给我的回信。

天快亮时，我听见第一声鸡啼。它不像报晓，更像某种古老的承诺，承诺太阳会照常升起，承诺河流会继续奔向海洋，承诺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我推开门，发现雪已经停了，世界安静得像个刚出生的婴儿。远处，第一缕炊烟从青瓦间升起，笔直地戳向天空，像一根连接天地的脐带。

新年的第一天，我决定做三件事：把去年没读完的书翻到最后一页，把枯萎的绿萝剪下的枝条插进清水，把写给未来的信塞进空花盆里。做完这些，我坐在门槛上，看阳光一点点爬上台阶。它走过的每一寸地方，都有细小的尘埃在跳舞，那些尘埃里，藏着去年所有没说出口的再见，和今年所有即将说出口的你好。

原来所谓“新气象”，不过是把日子重新过成日子的样子。不必盛大，不必灿烂，只要像此刻的阳光一样，温柔而坚定地照进每个人的心里。

花市开在巷口。卖花人从三轮车上，搬下一只只塑料桶，沿着墙边排开。这些花一摆出来，整条巷子都亮了。我买了三样：几枝蜡梅，枝条清瘦，暗香浮动；一束冬青，绿叶油亮，红果鲜艳；还有几枝南天竹，红叶似火，果实累累。

我找了个旧花瓶插新花，仿佛过去的时光和现在的日子有了对话的机会。先插蜡梅，它的枝干瘦硬曲折，没有一片叶子，所有的精气神，都凝聚在那小小的蜡黄色花朵上。我舍不得剪得太短，这样疏朗的姿态，非得用高花瓶才能展现出来。有一枝长得特别斜逸，我犹豫了很久，最终没舍得剪，就让它倔强地伸向花瓶外侧的空处。

冬青厚实的叶片间，缀满圆润的红果，挨挨挤挤地簇拥着，透着一股子人间烟火的满足感。我将它修剪得矮壮敦实，让枝条在瓶腹聚拢，恰到好处地衬托着蜡梅清瘦的枝干。蜡梅的孤高清冷，需要冬青来衬托。冬青结着圆润的红果，叶片厚实，显得格外热闹温暖，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勤劳能干、性格开朗，总能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南天竹的红是历经风霜后的颜色，沉静中带着几分沧桑。我将它摆放在最后，作为深远的背景。它的穗子低垂，结满籽实，透出一种丰收后的疲惫，以及默默守护的姿态。像父亲，他稳重可靠，为我们遮挡风雨。他的爱，就像这南天竹的红，不事张扬，却始终如一地存在着。

瓶花插好了，就这样，蜡梅的幽香，冬青的翠绿，南天竹的深红，意外地相得益彰，构成了一方小小的天地。

我突然觉得，新年更像是一个安静的插花下午。在花瓶里，注入新的清水，是把过去那些或清瘦或饱满或忧郁的枝叶，仔细修剪、摆放，让它们在新年的光线下，找到合适的位置。我们回忆，我们放下，我们期待，它们都成了瓶中风景，相互依偎，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道尽了所有的心事。